

名家新篇

花工

刘庆邦



高原母子(国画) 蔡卫星

高原母子(国画) 蔡卫星

诗悼夏日红

编者按：惊悉荥阳市公安局局长夏日红因公殉职后，郑州诗词学会的诗人们纷纷赋诗填词，悼念颂扬他公而忘私、事业至上、诚心为民、疾恶如仇的人民公仆情怀。本报今日选发几首诗词，以志怀念。

夏昼道岭翠，日出映山红。
——杨福平

赤日炎炎似火蒸，悲歌一曲降荣城。
英灵无愧职责在，民众思恩夏日红。
——胡卫星

守护平安赤子心，万民洒泪祭英魂。
未酬壮志身先去，自有豪情励后人。
——吴志诚

守望平安骑玉骢，钟灵河岳育英雄。
为除乡镇冬天冷，甘献华年夏日红。
事业论评多建树，家庭细数少殊功。
庄严盾忠肝胆铸，却教都抹泪瞳。
——吴海晶

噩耗如惊梦，微信恸群中。每获殊荣夏日红，过劳展展殉职悲痛。
打恶安民屡建功，柔情心奉，鞠躬尽瘁品如泰山松。
——庄久昌

反盗除黑似飓风，为民仗骨伴柔情。
解难排忧当己任，奉真诚。
昨日尚谈新举措，今朝带病又出征。
百姓千声呼赤子，赞英雄。
——马美娥

恁恶连擒虎，除霜几战寒冬。
为黎宇净暖阳红，一片丹心献奉。
壮志可羞燕雀，凌云正展鲲鹏。
英年猝逝令心惊，民众泪洒敬颂。
——周建勋

恁恶亲民正世风，鞠躬尽瘁真情。
英灵虽去英名在，一片丹心映日红。
——段安仁

警界精英夏日红，锄奸靖氛立殊功。
请缨守土沥心血，亮剑驱魔献赤诚。
天道失衡奇壮士，雄魂堪褒贯长虹。
结花执酒祭身拜，聊表吾侪哀悼情。
——宋德水

盛夏。正午。阳光炽白，树影发黑。在原煤炭工业部大楼东侧的花园里，一位看上去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在花丛中锄草。他穿一件半袖汗衫，敞着怀，头上戴一顶已经发黄的草帽。他的裤腿向上卷着，显得一只高一只低。他没穿袜子，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无风，天气很热，他锄一会儿，脑门上就出一层汗。好在他左肩上搭有一条毛巾，为避免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每当额头上的汗水快要满了，他就抽下毛巾擦一擦。擦完了汗，他塌下腰接着锄草。

他的穿戴和干活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着怎么觉得有点熟悉呢？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习惯性的穿戴，我老家的爹们夏天在地里干活时不就是这样穿戴嘛！他手中使用的锄板让我进一步认定，这位养花人就是从我的家乡来的。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知道只有我们家乡的农人使用的锄板才这样宽、这样长，而且有着独特的式样。于是我上前跟他打招呼：“师傅，忙着呢！”大概由于机关工作人员平日很少跟他说话，见我跟他打招呼，他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我笑了笑。我问：“看样子，您是河南人吧？”他说：“戏理戏哩（是的是的），您从哪儿看出来的？”我一听他说话就乐了，说：“因为我老家也是河南的，只有咱们那地方的人才用这样的锄。”他把锄板看了看，停止了锄草，说：“那咱们是老乡。”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所在的县和我的老家所在的县果然相距不远，都是在河南的南部。知道了他是临时受雇于煤炭部机关绿化

队，在这里专事养花种草，每月的工资仅供维持温饱。并知道了他使用的锄是他特意从老家带来的。他姓宋，我叫他宋师傅。

我注意到，不管是在花园里锄草，还是为花儿浇水，宋师傅都是在午休时间和机关工作人员下班之后进行。若有人在花园里赏花儿，或在花园间的一块空地上锻炼身体，宋师傅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宋师傅养花儿很上心，一到初冬，他就及时把花儿的残枝剪去，从郊区拉来一些发酵过的农家肥，厚厚地封在花根上。到春天再来看，宋师傅养的月季花，花蕾格外多，每一枝都有十来头。花朵格外大，每一朵都有一大捧。花色格外艳，照得人两眼放光。宋师傅除了养月季花，还养有串红、大丽花、菊花、美人蕉、兰花等多种花草。宋师傅像农民伺候庄稼一样，把每样花草调弄得很有光彩。

宋师傅跟我熟了，一看见我，就喊我老乡。我跟他开玩笑：“你不在家好好种庄稼，跑到这里养花种草干什么！”宋师傅笑得很开心，说：“城里人喜欢花儿嘛！”有一次，我指着他锄掉的野苋菜对他说：“这种菜挺好吃的。”他说他知道。问我：“你吃吗？”我说：“吃呀。”从此，宋师傅在花地里锄草时就锄下留情，留下了野苋菜。我呢，中午临下班时，便拐进花园里，掐一把野苋菜，回家下到面条锅里吃。有那么两三年，我每年夏天都到宋师傅所负责的花地里掐野苋菜吃。

宋师傅住在煤炭部家属区一间盛放工具的小屋里，我曾到他住的小屋看过他。他的妻子也从老家来了，妻子还带来了他的小孙子。看到他们祖孙其乐融融的样子，我说他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他承认日子过得不错，笑着说：“人不管走到哪里，有

活儿干，有饭吃，有衣穿，就中了。”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雪，又下了一场雪，却不见宋师傅把花儿的残枝剪去，更不见宋师傅像往年那样早早地用农家肥把花根封起来。有的月季花不畏严寒，还在枝头顽强地开着。积雪的白雪下面透出月季花的一抹红，显得分外妖娆。可是，一向很勤劳的宋师傅到哪里去了呢？

我碰到绿化队的人一问，才知道宋师傅去世了，秋天就去世了，是突发心脏病夺去了他刚刚五十多岁的生命。我马上赶到宋师傅曾住过的小屋，见小屋的门口果然挂着一把铁锁。我站在小屋门口，一时有些愣怔。宋师傅去世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我呀，我呀，难道也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了吗？

我知道，这多年来，我有不少老乡来北京打工。不光是我的老乡，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更是数以百万计。他们在为北京的建设、发展和美化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的有的来了，有的走了。有的献出了青春和汗水，还有的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宋师傅就是把生命留在这座城市的其中一位农民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宋。

煤炭工业部被取消了，那座工字形大楼经过重新装修后，大门口牌子换成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大楼东侧的那个花园没有了，地面被硬化处理成水泥地之后，成了自行车棚和汽车通道。可我每次路过那里，都不由自主地往那里看一看。我老是产生幻觉，仿佛觉得那里仍是鲜花铺地，百花丛中仍活动着宋师傅忙碌的身影。

新书架

《秦墟》

马光磊

上至远古，下迄当今，为何史料中记述的传说难寻证据？道家追寻飞升；佛家追寻涅槃；现代科学开发时空穿梭技术，然而有谁知道，人类真正超越之时，可看清世界的真相？洪水肆虐、夸父追日、逐鹿之战……远古时代一次次拯救世界的族群，如今何在？

秦国边塞，秦军遭遇诡异可怕的魔物袭击，墨家弟子杨瑾凭借机关术大破魔物军团，立下赫赫战功。秦皇招杨瑾入朝，掌管十二金人铸造，来自海外，自称“宛里人”的韩羽和法术通神的方士徐福同朝为臣。就此，杨瑾真正的命运之轮开始转动，将他拖进一系列云波诡谲的事件中……魔物大

军进逼边关，咸阳惊现变异生物，铸造场遭受神秘袭击，徐福和韩羽露出真面目；法术通神的方士竟是妄图窥视秦国的异界来客；秦皇礼待的奇人也是随天外飞船而落的非人类……隐藏在十二金人背后的真相逐渐显露，秦国的祸乱如何消弭？杨瑾从韩羽那里承袭的考验究竟是什么？他如何面对这场天选？又有怎样的属于自己的天命？

本书为科幻+历史的幻想题材小说，以历史传说中秦皇铸造十二金人和在湖中遇到UFO的故事为主线，赋予了这些传说新的内涵，可称为回归华夏民族精神本源的现象级作品，极具阅读价值。



俯瞰洞壑谷(国画) 孙克明

知味

麦黄杏和五月仙桃

古野

湾担些吧？”林的妈说：“三十多里路，太远了，咱们哪有工夫卖杏呀？”我母亲说：“不是卖，是给自家孩子吃新鲜，看见孩子们跟着果挑跑，心里不是味儿！”“那多破费，掌柜的怕不愿意吧？”她说的掌柜是林他爹，态度向来有点凶的人。我母亲说：“好多天了，我有个想法，应该让孩子们懂点脸面尊重了，做人要有志气！跟着果果子挑跑半个村，对孩子不好！”林他妈接了话茬：“要这样说，我就当家，不能让孩子长大了不知道脸是啥东西！”

两个母亲的一番话，我们似懂非懂听了，大一岁的林说：“那还老美哩，咱能吃麦黄杏了！”

从那开始，两个母亲常去地里刨药材，五加皮、地骨皮、远志、防风……药材有的拧皮，有的晒干，摆齐捆好，卖到供销社换成钱。她们就用卖药材的钱买麦黄杏、买五月仙桃。

连载



花儿与歌声

“哥，还有啥？你再给我说一个。”心明高兴了。

“摸摸这个，它叫狗儿秧。”大强从篮里拿出一棵草。

“狗儿秧。”心明摸着，“它能干啥呀哥？也有毒吗？”

“它没毒。”狗儿秧，下锅香，放点油，顺屁股眼子流。”大强又唱了一首歌谣。

心明咯咯地笑起来。

“摸摸这个，狗儿秧很好吃，但是不能多吃。狗儿秧性凉，香油也性凉，放在一起吃，就会拉肚子。”

“啊，狗儿秧，下锅香，放点油……”嘻嘻嘻嘻。”心明开心起来。

“还有吗哥？再给我说一个！”大强又拿一棵草让妹妹摸：“这是节节草。”青竹竿，十八节，光长杆，不长叶。”它没有叶子。这也是一味药啊，可以治烧伤。”

“哥，你知道的真多！”

大强牵着心明来到了水边：“不要动啊，这里有水。”

心明果然不动。

大强蹲下来动手，几条小鱼惊慌奔逃。“小鱼儿，小鱼儿！别

动妹妹，我给你捉几条小鱼！”大强喊着就要去捉。

“哥，这里有啥有鱼？”

“河水流走了，小鱼贪玩儿没跟着水走，就困在这水坑里了。”

心明仰起头问：“河水是鱼的妈妈吗？”

大强敷衍她：“小点儿喝妈妈的奶水，小鱼儿喝河里的清水。河水应该算鱼的妈妈吧！”

“是妈妈走了，它们没有跟上呢，还是妈妈嫌弃它，故意把它丢下的……”心明小嘴儿一撇，泪水下来了，“小鱼儿的眼睛看得见吗？”

2

就在兄妹俩河边耍耍的时候，瞎奶奶敲着马竿儿走进了村主任刘永生的家。她想问一问县里的民政局都管什么，她想问一问民政局是不是可以收养心明。

刘主任说：“这民政局，说管呢，它也管；说不管呢，它也不管。咋这样说呢？因为民政局管着福利院呢，这事最后得由福利院决定。”

瞎奶奶本想给主任说说心明的事，当她听了“也管也不管”的复杂关系，忽然就多了心思。坐

了一会儿，老太太就又敲着马竿儿回家了。

瞎奶奶的板凳还没有坐热，背着草篮子的大强就扯着妹妹进了院子。

“奶奶！”大强先喊了一声。

“奶奶，河里的水没了！”心明也抢着报告。

“你们去河里了？大强，你可得带好心明啊！可不许去河里乱跑！”奶奶拿着两个馒头，“看”着两个孩子问，“饿了？给馍！”

大强接了，转身递给妹妹。又接了一个，自己趴上去咬了一口。

心明说：“哥，给咱的小羊起个名字吧，这样，我们一叫，它们就会答应。”

大强笑了：“好，你起来吧！”

心明摸着身边的一只，说：“它调皮吗？”

“它乖。那一只调皮！”大强把另一只也捉过来让心明摸。

“这两个耳朵的叫乖妮儿，这只两个半耳朵的叫淘妮儿，淘气的淘，好吗哥？”心明低头笑着。

“中中。乖妮儿，淘妮儿！这名字好！”大强大声说。

“嘻嘻嘻嘻。”心明笑了，“它

当范梅向校长报告大强回来的消息时，范校长着实吃了一惊。以他对大强的判断，这小子已经走远了，说不定真的快到了东莞呢！校长不敢怠慢，立即带着班主任老师赶了过来。

“大强，你啥时候回来的？”范校长语气亲切，一脸笑意，像问候一个久违的朋友。

“昨天。”大强有些紧张，也有些敌意，他往后退了一步，准备着如何回答校长的问题。他知道，校长和老师是一事儿，对于他的反抗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只是，追到家里来批评，还是让他感到吃惊和愤怒。

大强在瞬间完成了想法，反正我不是学生了，啥样的校长也休想管住我。想到这儿，他忽然不怕了。

“这孩子不懂事，还不快给校长搬个座儿去！”奶奶像看见了似的。

“只愿想事了，大强真的忘搬凳子了。他含糊地应一声，急忙给两位老师搬来凳子。

校长没坐，看着高老师给大强介绍：“这是高老师。你们新

来的数学老师！”他把“数学”两个字很强调。

“新来的？那林老师哪里去了？”大强想问，话到嘴边又停住了，他真的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大强看一眼高老师，高老师也正笑微微地看他。他连忙低下头，把凳子送到高老师身边：“高老师，您坐！”

高老师说声“谢谢”，坐了下来。校长也坐下了，校长没说“谢谢”。

大强又搬了个凳子放在奶奶身边，拉她坐下来。自己却坐着，硬硬地站着，随时准备着反击。妹妹胆怯地靠着他，头偎住他的肩膀。

“这是心明吧？长得多好。几岁了孩子？”校长的热情融化着孩子的敌意。

“六岁了，属兔的。”心明声音响亮。

“六岁了，该上学了！”校长扭脸看着奶奶：“老嫂子，相信你兄弟吧？”

“相信相信，你是校长，我咋能不相信！”奶奶也笑着。

“我和高老师来，就是想给您

商量，请大强和心明上学的事。”

“好事。不用商量！一会儿你就把他们带走！”奶奶说过，看着大强说，“还不快谢谢范校长和高老师？”

“范校长，我没有偷林老师的计算器！”大强想上学。大强回到村里的第一感觉，就是背书包上学。可是，他那样决绝地得罪老师，那样高调地离开学校，他不知道，此生此世，再不会有进校读书的机会了。当天范校长和高老师来家请他上学的时候，他的眼睛立即红了，脱口说出了这句话。

范校长说：“大强，我知道你没有偷林老师的计算器。你要是偷了，你就不离开学校，也不会那样愤怒地抗议老师‘不辨真假，诬赖好人’了！”

“您这是真话？”

“是真话大强。我说的是真话！”校长很动情。

大强站着，像个大人似的呜呜地哭起来。

“哥，哥！”心明为哥哥的委屈委屈着，也跟着掉泪。